



北  
香  
書  
六



リ 8  
1735  
154



特  
U 8  
1735  
154



北齊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遜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朱才

韋道遜  
荀仲舉

江旰  
蕭愨

陸豫  
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遜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此係八年明治  
月八年明治  
州八年明治  
郎君山同八  
新購以贈



氏雷國爾甫

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鵠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彫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騫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若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

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于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滂濫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爲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啓廣延髭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掩之鄴京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孺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彥舉中山杜輔畜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

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季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爲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群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季式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

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又太子舍人王邵衛尉丞李季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道閎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季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溫君愨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季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

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季譽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顛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治中陽師季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彊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譽竝入館待詔又敕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時侍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季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錄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

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錄者存之  
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諡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竝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別將守滑臺永安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暉李象鴻勳竝爲子使除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  
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巘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  
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  
風艸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  
中桃李雜椿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  
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  
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  
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襪出  
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  
吾生旣繫名聲之韉鑣就良工之剗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  
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敞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  
漢摘藻期之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

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  
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  
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旣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  
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飜然清尚解佩捐簪則  
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巖舒席平山  
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  
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梁使將至救鴻  
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  
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才思文  
議之美少與趙郡李饗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  
王廷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釋褐盪逆將軍爾朱仲遠牒爲大

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爲行臺郎中尋爲車騎  
府錄事參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  
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爲中尉轉侍御史顯祖  
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  
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  
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惚恍不樂數日  
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  
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  
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敘其族人  
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孱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竝無官宦而衡性至孝  
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爲兄仲優饒  
旣而自責曰名爲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  
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  
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史縣令  
裴鑿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上清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爲主  
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  
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暹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  
金馬何必深山高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爲主人擬客難製客誨  
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  
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軍也旭目之  
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世宗崩暹徙於  
邊裔賓客咸散遂往陳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  
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

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遠遜竟還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潁川又引遜兼潁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聞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季謙對曰臣聞巡獄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于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

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表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旣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嶠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裏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



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  
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  
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  
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  
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  
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  
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  
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  
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  
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于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  
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  
受天明命辰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

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  
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  
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  
里相秦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  
爲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  
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  
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舍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  
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  
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  
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  
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  
爲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

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  
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係  
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  
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  
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  
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  
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燒劫之灰春秋夜  
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  
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  
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  
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  
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鷺沐時雨而群飛

臺上銅鳥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  
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蓐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  
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  
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  
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公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  
刑罰寬猛孝謙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  
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  
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  
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  
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  
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  
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

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科間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因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旣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謙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楂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火造化之理旣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

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號公涼德虜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擢舩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貞陽侯爲梁王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

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卽欲刊定必籍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竝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

問遜爲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爲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祖鎮鄴召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保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馘金紫光祿大夫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爲永安公後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用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

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逃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如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逃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儀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旣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初逃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告逃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逃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逃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所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逃弟睿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

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轉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逃從子顓字君卿祖厥魏尚書爲高祖所殺顓父濟及濟弟琰俱奔江南顓出後武定中從琰還北琰賜爵臨穎子大寧中卒于司徒司馬顓好文學工艸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鄜州司馬卒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卽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顏之推字介琅，琅琊沂人也。九世祖舍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屢被免囚，送建鄴。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

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顥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

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竝行于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沂身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灑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為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度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葉頽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狀惡於有梁養傅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絕域重發釁於蕭牆正德求征侯景

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為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鋸向王

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搯吭嗟將相之骨骸皆屈體

於犬羊臺城陷援軍竝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

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

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

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孝元帝時為荆州刺史授犀函與

鶴膝建飛雲及舳艫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餉於衡陽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

竝隸荆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逮皇孫之失

寵歎扶車之立嬌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間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

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昭明子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

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

東不供舡艫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群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

眾襲荊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行路彎弓而

舍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且其猶病諸季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

事殷謬見擇於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

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

風雲及荆王之定霸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

內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濫充選於多士在

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時還中撫軍外兵參軍掌書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

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繁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

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憤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

名仗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為郢州司馬領城防事委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為郢州行值白波

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任約為文盛所

之舟艦獎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莫不變暖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

十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

將睥睨於渚宮先憑凌於他道景欲攻荊州路由巴陵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

陵城善於守奇護軍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胡景退走大潰犇虜快其餘毒縲囚膏

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係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

都剗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時解衣訖而獲全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

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背距之鵬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

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曰侯景於文為

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二百二十日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

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塵鼗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

莫懸野蕭條以橫骨邑間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

有百譜至是在覆五宗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公王子女

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舊展白下以流連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餘思感

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邊西土之有眾資方



叔以薄伐永寧公以司徒為大都督撫鳴劔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千里追其飛走

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既斬侯景屍于建業市百姓食之至于肉盡斷骨

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侯景既平我師採櫓失火燒宮殿蕩盡也指余擢於兩

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宮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

忝黃散於官謗時為散騎侍郎秦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

濟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陸納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竚既定以鳴鸞脩

東都之大壯詔司農卿黃文超營殿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秦兵守金城之

湯池轉絳宮之玉帳李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徒有道而師直翻無

名之不抗李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燭溥天

之下斯文盡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李元場合憐嬰

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艸踣於塗而受掠冤乘輿

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

容與風懷憤而憫恨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釧之

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

胡顏牽痾痕而就路時患脚氣策駑蹇以入關官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

尋而亟蹇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

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

偕沒切仙宮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

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

江湖將取弊於羅網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

愁臨芳罇而無賞日太清之內覺彼天齊而外侵始感國於淮滸

遂壓境於江潯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奉元之敗于是盡矣以江為界也獲仁厚

之麟角尅備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奠臨齊遣上黨王煥率兵數萬納梁

貞陽侯明為主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竊聞風而

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韓齊之心以

丙子歲且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

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山

載而谷沉倅挈龜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舫于分陝曙結纜

於河陰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風颺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舊

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遂留滯

於漳濱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憑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

之對空竊彥先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

休之祖季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極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請進賢門奏之

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時

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款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己祗夜語之

見忌寧懷厭之足恃諫諧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勝

寒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獲誅之推爾日隣禍而俯流或有毀之推于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

所知如舊不忘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

使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禪衣悉羅縷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為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為之又胡人何洪

皆預政亂國焉惜染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

而亂起祖季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季徵以法繩已譖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亡誠怠荒於度政惋

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又不守并州韓走向鄴寔

未改於弦望遂及都而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

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瓜

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故無此物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于輦轂壯

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犇後安德

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

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推之為平原郡據河津以為犇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

郊鄉導於善鄰約以鄴下一戰不尅當與之推入陳不羞寄公之禮願為式微之賓忽成

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親信諂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承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懼失齊王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

願入南又懼失齊王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曩九

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趙郡李穆叔調妙占

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陽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季元

覆滅至此而三為亡國之人鳥焚林而鍛鰂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

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

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入

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艸茅之下甘為畎畝

之人無讀書而學劔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

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

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

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錄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蕭莊時

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

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竝早以文學

知名道密魏永熙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于家道建天保末

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黃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

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江旰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都官尚書

旰梁末給事黃門郎因使至淮南為邊將所執送鄴稍遷鄭州司

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家令齊亡逃還建鄴終於都官尚書

陸豫字道閑趙郡高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晉州道行臺郎大理正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都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表奭入朝莊敗留鄴稍遷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齏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麀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爲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槃交款槃死仲

舉因至其宅爲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愨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表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愨工於詩詠愨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爲知音所賞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北齊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終

西川中興  
氏書

北齊書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西川中興  
氏書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

及古同 一

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庸哲之君必致  
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為懷  
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  
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  
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  
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  
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  
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綴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為法  
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為高祖所親待高  
祖每號令三軍嘗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  
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宥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

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  
生殆天所縱以明公最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  
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為福乃欲賜脅有死而已周文嘉其亮正  
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  
累遷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  
皆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  
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化  
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  
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  
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霽電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  
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

河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巳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惟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

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勅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銜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勅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竝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

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眾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

仁之徵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旣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壻也仁之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舉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充如此欽歎荅曰稟性愚直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寬惠著其年麥一



莖五穗其餘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高祖  
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  
世宗以爲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  
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  
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  
因誦民爲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旣稱  
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  
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  
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爲銀青光祿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

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  
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  
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竝已拷伏  
失物家竝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  
融等十餘人竝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  
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  
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  
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  
者卽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密  
走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  
豪將財物寄置界內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  
劉黑狗構結徒侶通於滄海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

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杯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頴曾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仕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頴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

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述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荅言若爾黃霸龔遂君

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  
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  
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  
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  
尚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  
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  
決無疑蘇玘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  
一百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  
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  
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欸引道俗歎伏舊  
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  
請通雜淮南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

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  
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  
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  
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責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  
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遷樂  
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囹空虛郡治瀕海水  
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  
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參軍勅用土人  
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  
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

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荅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終

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邱玠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稟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為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邱玠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邱玠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為長史性嚴暴

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珎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爲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勃海太守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孝莊卽位除左中兵郎又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暉不謝王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僞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

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琬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暴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旣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

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  
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  
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  
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  
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遊道手曰甚  
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  
是啓以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御史中尉  
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  
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  
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  
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  
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

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  
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  
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  
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  
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  
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  
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  
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  
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  
義雲遞相糺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  
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  
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

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  
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  
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污未露而姦詐  
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  
分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  
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  
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  
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略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  
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  
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  
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  
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

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  
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  
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  
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道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  
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侮朝  
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遊道  
不肯曰此令命所着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  
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  
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  
碑表不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  
同三司諡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  
彈糺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

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勲意將舍忍遊道疑陳元康  
爲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  
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  
君遊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  
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  
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襄事爲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  
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  
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  
旣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帻待之握手歡  
謔元顥入洛將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  
遊道爲獎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廻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  
廡結交託廡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

客告市司得錢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爲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  
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勅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  
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獎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後令其求  
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  
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  
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  
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  
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遊道弟三子士遜爲墨曹  
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  
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  
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  
士約士慎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



諸于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  
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  
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  
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爲刺史珽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  
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爲善士  
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強斷知  
名世宗引爲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天  
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  
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  
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  
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盧校書

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隋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  
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  
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拷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  
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  
怨望竝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  
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  
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  
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  
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  
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  
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

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闡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尅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爲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已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持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譙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

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卽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卽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饒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竝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所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

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  
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  
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  
所荅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瘡痍被體  
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為首着籠頭  
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  
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  
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  
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  
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  
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弃屍漳水

北齊書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藝文志卷之四  
氏蘭南南甫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  
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

藝文志卷之四  
氏蘭南南甫

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爲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  
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  
武幹爲高祖帳內都督從破爾朱於韓陵累遷開府儀同驃騎大  
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皇建初  
封東安王高歸彥反於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  
關叡率軍赴援頗戰有功擒周將揚擲等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  
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尋授太  
尉薨

爾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  
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  
賓客既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  
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  
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胄令  
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  
主爲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  
一房弟文略以兄又羅卒無後襲梁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  
特寬貸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  
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  
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  
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平秦  
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  
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于文宣繫于

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余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尔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擢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爲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爲逆賴武明婁后爲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爲徒兵所害弟祖勳顯祖受禪除祕書丞及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坐贓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層官皆因內寵無可稱述卒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

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祿卿天保十

年大誅元氏肅宗爲

蠻苦請因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旣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座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爲三佞長仁以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爲北營建德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

加贈諡長仁弟等前後七人竝賜王爵合門貴盛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卽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心郎黃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勅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定遠文遙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卽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然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終

西川中鳳崗氏書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

西川中鳳崗氏書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  
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  
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  
竝錄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  
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  
其家庸力無識之者父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  
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  
岳僊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  
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  
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  
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  
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  
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  
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顯祖時  
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  
不能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學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天高祖起  
於信都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

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爲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旣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葦灰後得河內葭葦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斂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爲靈憲歷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竝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尔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



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邛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爲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岳告遵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

見一老翁謂之云叔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卽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卽祚授其中書舍人固辭疾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爲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卽以

此地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聞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自潁川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垂鼻涕者顯祖旣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中祿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竝亦貴而各私指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

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旣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歷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爲我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稚十四隄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旣而武

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邳山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荅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竝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

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  
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鷲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  
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筵和醋以塗腫上無  
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  
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  
萬諸名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  
曾以手將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  
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  
明為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北齊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終

西川書局藏  
氏圖印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  
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闔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  
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

北齊書

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  
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  
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  
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  
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  
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  
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  
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  
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  
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  
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揚情誑脅令其逃

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卽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  
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靖嘗夜中與朝賢講集命安看  
斗柄所指安荅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儀州刺  
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  
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  
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  
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  
愛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  
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請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  
開府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晝夜扶侍  
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見親自握手愴

測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竝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歔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自古帝王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人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且以以元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

杜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令文适入奏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大恩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爲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

本意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  
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  
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  
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土開  
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  
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  
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  
錄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  
入卧內無復期依遂與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  
儼惡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  
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  
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

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勅令王向臺遣兵士防  
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  
簿錄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  
子道盛爲常侍又勅其弟士伍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  
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稟性庸鄙不闕書傳發言  
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  
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  
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進云王傷寒極重進藥  
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  
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其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擢而以正  
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旣得免罪

卽命誨喻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令萱嘗配  
入掖庭後主繼祿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姊遂大爲胡后所昵  
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  
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  
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  
養之爲母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卽齊  
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  
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  
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  
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爲庫典從征討  
以功勤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  
爲世祖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  
待後主卽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  
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  
士開旣爲世宗所幸多令在東宮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  
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  
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  
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  
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牆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  
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肱  
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至乃  
奏知胡早旦卽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



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一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遲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後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

關仍遣覘候每奏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公爲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愚僧阿禿帥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卽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矛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

鳳咎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寶仁尚公主在  
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昌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軍國要  
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  
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  
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  
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爲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  
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  
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  
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卽語云僕射  
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  
匠爲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  
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

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勅入內尋詔復爵從後主  
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  
等冤酷皆鳳所爲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  
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  
於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閹驅使不被恩遇歷天  
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又等或  
爲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標鄧長顓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  
顓武平中任參宰相于預朝權後寶業勒又齊紹于徵竝封王不  
過侵暴於後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  
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  
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往

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莫不發言動意  
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吝無厭猶以波斯狗  
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  
卸廳諸闈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  
并騎飛鞭競走數十爲羣馬塵必空諸朝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  
聽趨避不敢爲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堤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  
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  
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珎皆  
爲王尤爲親要洪珎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  
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驅  
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  
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

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  
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  
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通言於後  
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  
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  
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捶  
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終

氏南定州

